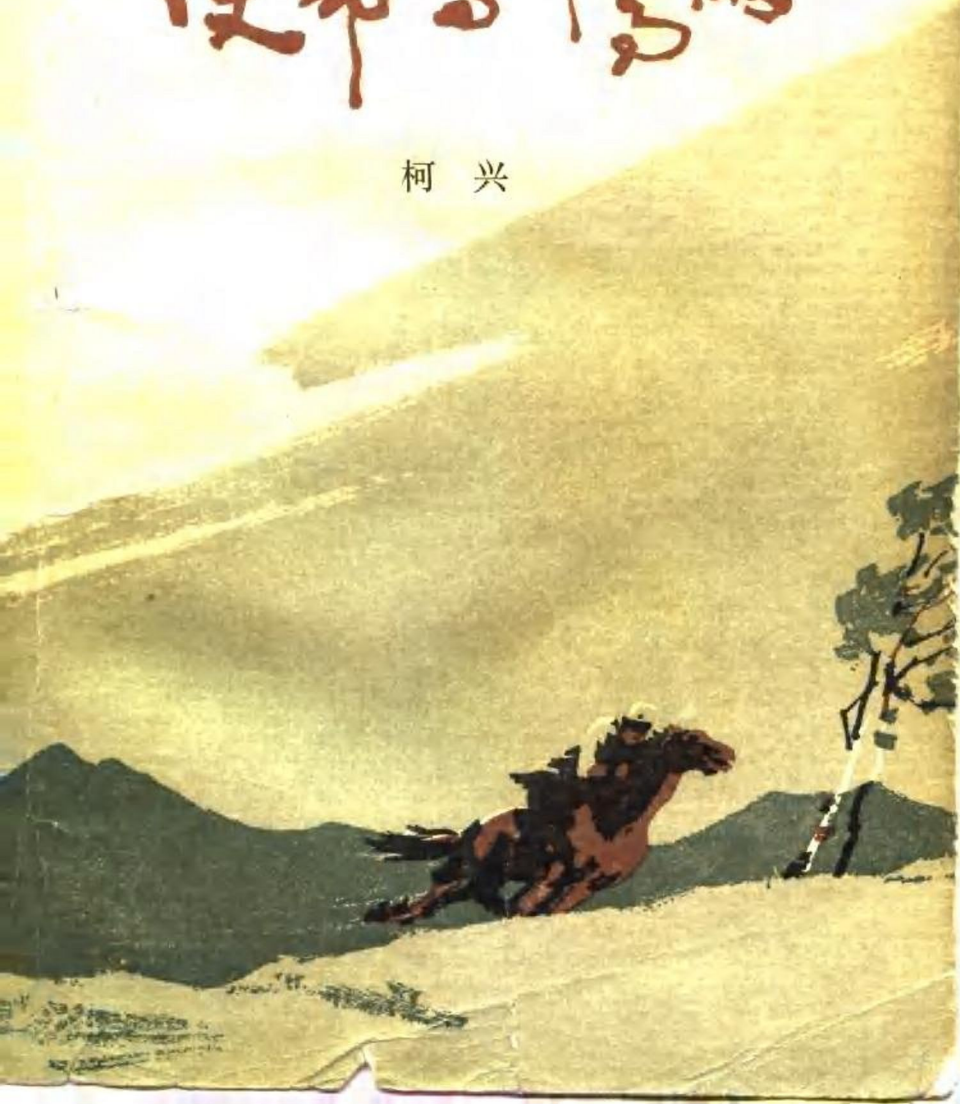


使命与情网

柯兴





使命与情网

柯 兴

解 放 军 文 艺 社

一 九 八 二 年 · 北 京

责任编辑：刘成华

封面设计：邱百平
插图

使命与情网

柯 兴著

解放军文艺社出版(北京安德里北街21号)

二二〇七工厂印刷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*

开本787×1092毫米1/32·印张20 $\frac{1}{2}$ ·插图6幅·字数396,000

1982年8月第1版·1982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000,001—245,000

书号10137·48 定价1.80元

青山遮不住，

毕竟东流去。

——辛弃疾〔菩萨蛮〕《书江西造口壁》

第一章

在苏鲁皖边连地带，一座古城的城堡上，日本的太阳旗，在微风中哧哧地飘着。橘红色的晚霞，映照着那面白色旗子中间的大圆球，显得殷红殷红的。一个平端三八步枪的日本兵，带着一种不可一世的傲然神情，在碉堡周围狭窄的甬道上巡回着。脚下的大黄皮鞋，发出有节奏的“咔嚓咔嚓”的声响。

城堡下面的城门口，有两个伪军在站岗。旁边，有四个伪警察——两男两女，穿着青制服，他们对来往行人严加盘问，一律全面搜身，稍有怀疑，就当场抓起来。

在这几个伪军和警察的身后，站着两个穿米色军装的日本兵，胳膊上缠着块红布袖章，监视他们盘查。只要有哪个警察敢打马虎眼，这两个日本兵上去就打。

太阳落山了。

公路上，从挂天山刮来的仲秋的风，吹得昏黄的路灯不住地眨着疲惫的眼睛。街里，酒幌子下面稀疏的各色布条，药铺门口小锅盖般大小的假膏药，飘来摆去。胡同口，一家写着“大

学眼药”的墙根儿，有几个流浪儿在垃圾堆上猫腰扒拉着，争抢着。几家还没有关窗板的杂货店，伙计们手里拿着袜子，胳膊上搭着毛巾，不停嘴地在兜揽生意，脸上老是堆着卑谦的笑容。但是，行人却匆匆而过，头也不扭看一下。

只有身穿花色和服、脚拖木屐的日本女人，只有穿着青色纺绸、衣襟下藏掖手枪的汉奸，以及那些油头粉面、西装革履的阔少姨太太，偶尔侧过脸来，漫不经心地溜一眼，却又悠悠闲闲地、逛逛荡荡地走过去。向路那边正在播放《支那之夜》歌曲的咖啡馆走去。

穿过这条比较热闹的街往北，原来的银行大楼，改成了日本宪兵队。紧挨着宪兵队，是座新盖的三进大院，红瓦屋顶，灰砖高墙，铁叶包着两扇大门，大门上方高高耸起两出水的门楼，门两侧，竖着一对从城中央关帝庙搬来的石狮子。这就是伪军城防司令刘松德的家。刘松德，脸色象黑铁皮，外号“黑小子”。眼下，他躺在床上，仰面朝天，脑袋枕着两只手心，左脚搭在翘起的右膝上；两条眉毛，象使久了的两把破牙刷，哆哆嗦嗦地横放在他那双朦朦胧胧的眼睛上。他正直勾勾地盯着天花板愣神儿。

床边烟盘上放着一盏黄色烟灯。长得白白嫩嫩的三姨太太黄姑，懒洋洋地仰在床边的藤椅上，伸着纤细的手指，在跳跃的烟灯上烧烟膏。烟膏在淡蓝色的火舌上烧得开了花。她慢慢地把烟膏揉捻成烟泡，又熟练地把它安插在烟枪的烟斗上，用银签子扎个孔，吹吹气，看看刘松德闭上了眼睛，用手

——确切些说，是用她细小的手指——碰碰肩膀头儿瘦削的刘松德：

“喂，给。”

刘松德“咕噜”一下侧棱过身子，把嘴巴微微咧开了一条缝，噙住了三姨太黄姑递过来的烟枪，“嗞嗞啦啦”地抽得直响。他那蒜头似的鼻子，在紫色的大嘴唇的带动下，呼扇呼扇地一张一合。

二十五岁的三姨太，侧棱过脸，背对着床上的司令，用她那双多情的媚眼，深深地瞥了一下坐在乌木太师椅子上的副官张文彬。

多么深情的一瞥啊！可惜，白白地浪费了。

穿着一身笔挺的呢子军装的青年副官，在三姨太的眼里，显得那么英武，那么洒脱。他斜扭着头，正注视着身旁靠近太师椅而立的两条宽大的条屏，上面写着：“中日亲善”、“共存共荣”。

三姨太那双饱含着云愁雨恨的眼睛，垂下来，低着头，用她细嫩的小手，继续为她的司令丈夫，炮制第二个烟泡。她用银签子在盒里慢悠悠地挑着烟膏，不时用挑逗人的大眼睛，朝乌木椅子上的青年副官翻一下。她心里明白：年轻漂亮的副官，大约慑于司令的权势，才总躲着她的吧？

张文彬显得很悠闲，专注在条屏上的目光没有移开，也没有看三姨太一眼，但是他感觉到了背后有道眼神儿时不时地瞟过来。

“张副官，”刘松德从鼻孔里冒出两股白烟，心情沉重地说，“拉网合围大扫荡就要开始了，皇军会不会把我们调去打草桥镇呢？”

“打草桥？”张文彬说，“司令，草桥是您的老家，能打回老家，当然好。可是，那里眼下是八路的老窝，我们就是拿下草桥，也不是我们的久留之地呀！”长脸型的年轻副官，眼睛朝刘司令溜了一下，满脸神秘的表情。“司令，您还记得：我们原来是五六千人的队伍，可这两年，只剩下这六七百人，我们也得学得乖巧一点才是呀！”

看着黄姑走到外间客厅，张文彬才凑近刘松德，压低声儿说：

“司令，皇军这次对挂天山地区大扫荡，眼下还很难说会委派给我们什么使命。不过，我们对皇军也不能把心眼儿放得过于实在了。我们在投靠皇军以前，可以说是兵强马壮。投靠了皇军，他们今天扫荡叫我们打八路，明天扫荡还叫我们打八路，结果怎么样？我们这点老本儿，差一点让八路给吃光了！”

刘松德一个鱼打挺，坐起来。

“副官，你说得对！前几天，皇军熊谷司令官召开的军事会议上，说这次扫荡，要消灭挂天山的八路主力。熊谷这次是下了大决心，调集了两万人马，非吃掉八路不可了！可就是，他娘的，别让八路找到我的头上，一口吞掉我的‘花腰子’！”^①

① 花腰子：土匪黑话，意为军队。

“放心吧，司令，”张文彬朝忧心忡忡的司令溜一眼说，“八路军现在倒找不到我们头上。只是，不管对谁，我们都要多留个心眼儿啊，司令。”

下午，刘松德的心情更坏了。一会儿打电话要各大队清点人数，检查枪械弹药，一会儿骂一阵子八路，埋怨一阵子日本人。坐在乌木太师椅子上的副官张文彬，嘴角里隐藏着嘲弄的笑容，看着焦躁不安的司令。

三姨太黄姑，坐在小茶几旁，心不在焉地摆弄着纸牌。除了用她勾人魂魄的媚眼，偶尔朝年轻的副官溜几眼而外，日本人的扫荡、烧杀，丈夫的焦虑心绪，等等，似乎全不在她的心上。她很象一个感情过剩而又无处发泄的女人，只是慑于身旁丈夫的威严，才不得不收敛就是了。

刘松德又抽了几个烟泡，情绪镇定了不少。这工夫，一个机要兵走进来，张文彬赶忙接过他手里的电文，扫了一眼，递给了刘松德。那上面写的是：

特派陪关城“鲁白公馆”政治谍报处长中野秀夫
顾问，前去你部指导。

司令官熊谷平四郎

昭和十七年九月十五日

刘松德心下琢磨：他娘的！日本人太不够朋友了，干么不信任我？不是派顾问，就是派参谋的？哼！……他的一句话还没

想完整，通信兵来报告：中野顾问来了！

“在哪？”刘松德一惊愣，心里直“扑腾”，“陪关离这儿百十来里地，他怎么……”

张文彬也不免惊异：人和电报一块到？！

通信兵报告说：顾问的侦缉队长何兰亭已经到了，据他说，顾问即刻就到。

“司令，”副官张文彬说，“日本人办事向来神速，我们马上去准备欢迎吧！”

虽然，刘松德对日本人老是派人看着他，心里很是不满，但是一旦日本人到了眼前，他还是有些慌神儿。黑小子一边叫他得心应手、精明能干的副官去集合队伍，列队欢迎；一边让三姨太太给他拿军装，紧张慌急地往身上套。

中野秀夫，曾经在中国留过学，还念过几年之乎者也。他熟悉中国的民族习惯、风土人情，能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。三十年代初，中野受日本陆军部的派遣，秘密潜入华北，搜集情报。当时，他以商人的身份，结识了刘松德，靠了刘松德的帮助，搜集了大量的政治和军事情报，很快完成了军事侦察的任务。他的同僚以及上司，对这位年轻军官的出色才能，表示极大的敬佩和惊叹！

一九三七年“七·七事变”，日寇打进了中国本部。熊谷平四郎占领了挂天山地区的各大城镇，以及黄河下游一带。熊谷把他的指挥机关安在南扼苏、皖，北通鲁、豫的重镇——陪关城。中野秀夫当上了陪关城“鲁白公馆”的谍报处处长。

提起“鲁白公馆”，那是叫人毛发倒竖的人间地狱。那里，住着专门收集陪关周围十几座县城，及挂天山地区的政治、军事、经济、文化情报的各类日本高级特务；那里，昼夜回响着刑具声和受难者凄惨的嚎叫声；那里，焚化间后头大烟筒飘着的，是被杀害的抗日军民火化时冒出的青烟。中野秀夫，就是这个“公馆”里分管政治情报的谍报处长。

中野一上任，就收买了刘松德，让他当了反共救国军的司令。这个反共救国军司令，与八路军为敌到底，四处残害人民，成了挂天山地区一大害。八路军几次想消灭他，都被他溜掉，没能得手。后来，在一次他和他的卫队被追得濒临绝境的时候，有一个土匪扮相的人，截住八路军打了一阵子，把他从危难中救了下来。这个人就是张文彬。八路军使刘松德的十停人马折了九停，只剩下六七百人枪。他在挂天山已经不能立脚，便被调到苏鲁皖边连地带的一座小城里，当了个城防司令。于是，他在鬼子面前，也就不大得烟抽了。熊谷平四郎老早就想换掉他，这一点，刘松德已经从中野那里得到了警告。只是亏得中野在熊谷面前为他周旋，才暂时作罢。所以，一提中野要来，他是又怕，又气，还有点感激。

刘松德心里象揣个兔子，“突突”直跳，不知中野此行是吉还是凶。但是，想到他和中野的老关系，他终于平静下来，把心放到了肚子里。

副官张文彬，陪同刘松德刚刚来到大门口，背后突然传来一声：

“刘松德，刘司令！”

刘黑子吃了一惊，猛回头，愣愣怔怔地大张着嘴，说不出一句话。原来，中野已经从后院角门溜进来。他穿着中国式藏青色的毛料大褂，戴着黑呢礼帽，站在刘松德背后前庭屋檐下的青石台阶上，显得文质彬彬，很有些潇洒的风度。他的身前身后，还簇拥着十几个汉奸特务、日本兵。

年轻的副官，也被中野的意外举动给惊呆了。

中野却抱抱拳，高深莫测地笑笑：

“刘司令，久违，久违了！”

刘松德从惊怔中醒过神儿来，说：

“处长，您是怎么来的？”

“从陪关城，从熊谷司令官那儿来的呀！”中野微笑着，所答非所问地说。然后，他转向张文彬：“张副官，你好啊？”

张文彬心头一愣：和这人从没见过面，他怎么知道我是副官，并且姓张呢？真不愧是“鲁白公馆”的谍报处长！

“顾问，您辛苦了！”张文彬赶忙说。他简直有些慌乱了，费了好大的劲儿，才使自己镇静下来。他尽量沉着地来一个立正，略略躬躬身，又说：“欢迎顾问光临指教。”

“不不！”中野摇摇头，脸上仍然带着笑模样。他用连鬼也参不透的两只眼睛盯着副官说，“我们都是为的日华两国的利益而提携并驱的。鄙人这次到贵部来，还求张副官多多指教哟！”

“顾问，您太客气了。”青年副官还是笔直地立在那里。

虽然他已经冷静下来了，心里多少还是有点“突突”。“我和刘司令，为执行顾问的命令，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！刘司令，您说是吗？”

“那是，那是。”刘松德正不知说几句啥应酬的话儿，张文彬给他递个话把儿来。他那烟灰色的脸堆起笑容，骨碌碌转动着一双好象没睡醒的眼睛。“我和张副官是生死之交，那是没说的。中野顾问，我们也是老朋友，更没的说。以后，您下命令，我们打，打那些土八路就是了。”

中野听了，只是浅浅地一笑。他没有料想到：这位年轻的副官，居然如此精明、干练，谈话中间，话锋一转，搬出刘松德来。谍报处长一时不知说啥好。

“噢噢，那……哈哈……”他掩饰地笑了起来。

笑是笑，但是中野额角上那块二寸长的伤疤却在发亮。这是他内心深处已经生气的标志。他极力克制自己，把“哈哈”拖得更长些。

刘松德趁机请中野进客厅休息。

中野刚迈进去脚，用一种意味深长的目光，朝张罗茶水的黄姑瞟了一眼，接着，就被让在刚才张文彬坐过的乌木太师椅子上。

三姨太已经斟上了茶。

中野以为：他看三姨太的那一眼，没有人可以察觉。其实，却没有逃过青年副官那双机警、敏锐的眼睛。张文彬心里有些纳闷：对我频送秋波的姨太太，和这个有权势的日本顾问，莫

非有什么隐情吗？

“顾问，”中野刚坐定，刘松德便忙不迭地问道，“八路的主力，能找到吗？”

这是中野所不愿意回答的问题。因为每次扫荡，八路主力都不知钻到哪去了。他用不满的眼光投了刘松德一瞥，但是还是冷漠地告诉他：熊谷司令官这次是采用拉网合围的战术，又投下两万多的兵力，用不了多久，就会捕捉住八路主力，统统消灭。

性急的刘松德，不会应酬，也不知趣。人家不高兴，你就别问了吧？不结！他没看出来，却依仗过去的老关系，自以为很亲密，说话也透着近乎，又急忙问道：

“处长，皇军就要开始扫荡了，不知我这支人马，打算分派个啥用场？到哪去扫荡？”

日本顾问从来就是质问别人，而不习惯别人老是向他发问的。刘松德连着提了两个问题，他便心里恼火、脑门儿的伤疤发亮。他瞪着眼珠子，朝眼前这个没有教养的黑不溜秋的黑司令，狠狠地翻了一眼，声音里带着一股凶劲儿，脸上却堆着笑容：

“刘司令，这次的大扫荡，不准备调你参加了。”

“噢？”黑司令心头暗自一阵惊喜，——那敢情好，省得叫那些土八路把自己拾掇得净光。

“那么，”刘松德试探着问，“那么，顾问，我干点什么呢？”

“熊谷司令官命令你部，消灭八路潜藏的一个后勤支队和

它的电台！”

副官张文彬心中一愣：噢——，中野此行，意在这里！他控制住自己的情绪，继续听下去。

刘松德可是丈二金刚，摸不着头脑了。

“支队？电台？……”他愣愣怔怔地问。

中野耷拉下脸子，用嘲弄、轻蔑的眼神看着黑小子刘松德，然后告诉他：皇军得到的情报，表明共产党延安总部，最近要向各个根据地连续发报。他在说这些话的时候，仍然掩饰不住语气中流露出来的神秘而恐惧的成份。

“是共产党整风用的几篇重要文件！”他不由得压低了嗓子说。

副官心里又是一愣。

在中野说上面那句话的时候，恰巧三姨太向张文彬瞥了一眼。——这一眼，也许是情丝的牵动，也许是探询。但是这个青年副官善于隐藏内心的秘密，三姨太这一眼所看到的，只是他嘴角上挂着一个难于揣摩出真意的浅笑。而且，还偷偷地向她眨一下眼。

女人的眼光，被青年的浅笑打退了。因为那浅笑，只是明显地刻画出：你想知道我的内心吗？对不起，太太，等着吧！

刘松德想在中野面前显白一下自个儿，便不以为然地说：

“欸，何必兴师动众呢？咱们自己可以收嘛，我这里有电台。”

中野心想：这个黑小子司令，一点战略脑袋没有！

是的，在一九四二年，抗日战争处在极端艰苦阶段，整风运动确实是个伟大的战略措施。如果说大生产运动，是为了使共产党八路军、各抗日根据地，在物质上立于不败之地，那么整风运动，就是为了在思想上立于不败之地。这是抗日战争链条中两个重要环节。

侵华日军司令部，觉察到了这一点。为了确保在华的“大东亚战争兵站基地”，调兵遣将，改任了冈村宁次为华北派遣军总司令。这家伙一上台，就制订了进攻解放区根据地的新方案，实行所谓军事进攻、政治欺骗、经济封锁、文化麻醉、特务统治等相结合的“总力战”。他特别强调“三分军事、七分政治”，并且言明：“不怕共产党大练兵，就怕共产党大整风”。他特别加强了对根据地的封锁蚕食。增设了许多关卡、碉堡、据点和封锁沟。多次大规模进行“治安强化运动”，摧残抗日政权，四处捕杀我交通员。这一来，根据地被分割、缩小，往根据地运进一点盐，一点纸张，都相当困难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要想把二十几篇整风文件，从延安，经过几十道、几百道敌人的关卡，运到数千里之外的各根据地，是极其困难的。因此中央决定：通过电台，从空中把整风文件拍发到各根据地。

敌人哪肯善罢甘休！中野为此受命成行。行前，熊谷指着写字台上的几张登载整风文件的延安《新华日报》，对他说：

“由于我们的封锁，挂天山八路军想得到它，是不容易的。但是现在，延安共产党总部要发报，他们就可能得到它。你要掐断太空中的电波——消灭八路的收抄电台，决不能让他们

得到这些文件！”说着，他挥动整个胳膊，在那张军用大地图上，从上到下一划拉，气狠狠地接着说，“要利用刘松德反共救国军，把挂天山的每一条山沟，每一个山洞，每一个山村，象梳头发一样，统统梳它几次，连一只麻雀都不许它跑掉！一定要把八路的电台消灭！不然，军法从事！”

中野秀夫听了，从心底里打了一个寒颤。他报告熊谷：他派在山区八路内部的谍报人员发来情报，说八路的后勤支队准备潜伏深山里的南岭区，他已经通知了驻在附近的国民党九十二军，让他们马上行动。熊谷却凶狠地瞪了他一眼：

“吗？你相信九十二军刘汉臣？”司令官把肥大的手攥成拳头，使劲砸在办公桌上，“你要尽快去，亲自指挥刘部，把八路后勤支队的电台，消灭！嘿，战略眼光的没有！……”

政治谍报处长中野秀夫，把自己的思路从回忆中拉回来，瞥了一眼刘松德破牙刷似的眉毛，心中十分不快。他耐着性子，把消灭电台的重要性，对刘松德特别强调了一番。刘松德却无限疑虑地说：

“顾问，我到哪儿找他们的支队，找他们的电台呀？”

中野明明得到了谍报人员的情报，明明知道八路支队的潜伏点，但是他却不说，反倒扭过脸来问那位青年副官：

“张副官，你说能找到吗？”

张副官谦诚地回答，一定找得到，找得到！咋说呢？有顾问的指导嘛！

中野听了，伸长脸，略加思索，用一种弦外之音说：